

◎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

□ 刘仁前

我的幸运



王浩亮油画《乡间小路》

40年前，我17岁。那个夏天，我多了一个称呼：“落榜生”。说完整了，应为“高考落榜生”。我成了全国当年的570万分之一。

那年，我从一所名叫“鲁迅中学”的城郊中学高中毕业，参加了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次全国高考。其时，全国有610万考生，而被录取的仅40万多一点，录取率为7%。这与40年后的情形，真可谓天壤之别。当下，每年高考人数900多万，录取率78%左右，较40年前增长了10多倍。这真是学子之幸，也是时代之幸。

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甫一作出，犹如在沉寂太久的天空炸响了一颗春雷。封闭10年的求学深造通道，终于又打开了。人们内心的喜悦无法言说，就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锣鼓敲起来，鞭炮放起来，龙狮舞起来。经历了漫长严冬的人们，终于可以敞开胸怀，张开双臂，去拥抱期盼已久的春天。

## 白鹇坑渡口

□朝 颜

我被修河的美攫住眼睛，是在一个初冬的傍晚。

那时候，夕阳斜斜地披挂在流水之上，我就站在白鹇坑渡口，站在斑驳的树影之间，与粼粼的碧波交换眼神。恍惚间，我发现我已经不是我了，我变成水边的一枝芦苇，或者是岸上的一棵苦楝树，再或者，是一个摇摆着身姿从山对面走出来的灵动女子。



白鹇 新华社记者 梅永存摄

## 岩三永家的茶

□李青松

其实，他本名岩三永，却被我唤作岩山永。由于他普通话说得生涩，加之“三”与“山”谐音，在《普洱茶人》小文中，我竟误写成了岩山永。可是，他并没有纠正，也没计较，多么厚道的人啊！

云南普洱的景迈大寨，是一个让人一见倾心的傣族寨子。干栏式木楼依山而建，傍水而居。东一座，西一座，南一座，北一座，看似随意的建筑，实则保持着傣族固有的传统和风格。一年四季，寨子里无处不弥漫着茶香，而茶香里弥漫着的则是悠闲的生活气息。

2007年6月，我在景迈山与岩三永相识，那时他49岁。记忆中，在他家吃茶谈茶的情景，还是那么清晰。

11年后一个细雨濛濛的日子，我与岩三永又得以相见，彼此的眼神里全是惊喜。

岩三永的二女儿玉仙为我们泡茶。我一边吃茶，一边听岩三永讲茶，讲景迈村点点滴滴的变化。倏忽间，我意识到，景迈大寨及岩三永家的所有变化，都与茶有关呀。

说话间，有两只燕子在客厅里来回穿梭。抬头

恢复高考，无疑给广大民众带来了福音。特别是青年学子，更特别是面广量大的农村青年。高考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，让他们的人生轨迹，不再囿于乡村。

我也是这面广量大的群体中的一员。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，我没能赶上。紧接着半年之后，便是第二次高考。我却以3分之差惜败，没能成为40万天之骄子中的一位。

那条走了不知多少趟的10里乡路，在脚下蜿蜒而漫长。我的脚步有些懒散，情绪稍稍失落，没有了往常归家的欢快。其实，对于一个17岁的乡村少年而言，第一次参加高考失利，还说不上有多忧伤。这毕竟只是我17年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大考。仅以3分之差落榜，现在想来，心里头或许还潜在着小小骄傲呢！要知道，按照当时的高考政策，如果我属于城市户口，完全是达到录取分数线的。

缩小城乡三大差别，是当时喊得很响的口号。这农村户口、城市户口之差别，在高考录取分数线上的体现，让不少人惜花重金去购买城市户口。可是几年之后却变得一文不值，几成笑谈。

无论脚步多懒散，10里乡路总有走尽的时候。归家的少年，做好了被父亲训斥的准备。

唉，怎么就没再用把力，何至于差了3分呢？也怪我没把手表给你，答卷时间掌握不好，有几场交卷过早，也影响成绩呢！父亲虽然知道考试不比种地，但凡事用力一些总是好的。再说仅3分之差，能不愧惜么？这可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呀！

父亲从手腕上除下那块老式钟山表，说什么也要给我戴上。这让我这个落榜生颇为意外。其时，父亲负责着一村之全面工作，无疑是需要掌握时间的。

一直在后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，端上一碗蛋茶递到我眼前：吃吧！你爸已经跟学校老师说好了，让你复读，明年继续参加高考。

刚戴上钟山表的手腕还有些不适应，去接母亲的蛋茶碗时，我险些失手。咬着滑嫩的蛋瘪子，满口盈香，却难以下咽。

我当然知道，眼前四只鸡蛋一碗蛋茶，在我们家里是用来款待贵客的。现在，母亲竟端给了我这个17岁的落榜少年。这一刻，我鼻腔有点酸，眼角有点湿，懊悔犹如无数看不见的小虫，在体内蠕动。怎么就再用把力，何至于差了3分呢？

“落榜生”的称呼，我也没一直顶着。没过多久，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：“复读生”。

在父亲的努力下，我重新回到母校鲁迅中学复读。由我这样的复读生组成的班级，叫“补习班”。学校在补习班师资选配上，是往“强”里配的。为高考落榜生办补习班，在当时的城乡中学极为普遍。

正是在这补习的一年，我幸运地遇到了语文老师朱老师。朱老师大胆引进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讲解。这样的举动，放在现在可能并不觉得多特别，多难得，但在40年前，确实有点儿“吃螃蟹”的意

我只需将双手聚拢在唇边，一声悠长的吆喝，就传到了河渡的那一头，就会有一个老人慢悠悠地摇橹过来。

他有着慢悠悠的动作，慢悠悠的脾气，和终年静默如斯的渡口一样，都是地久天长的样子。我听见咿咿呀呀的划桨声，哗哗作响的流水声，还有古老的船歌声，由远而近……

我的双脚轻轻地踏上这条原木色的小舟，我的身子和着流水的节奏轻轻地摇晃，那身后的村庄、低低的炊烟，也和我一样轻轻地摇晃。

一同踏上这条小舟的，有行色匆匆的生意人，有面色黧黑的庄稼汉，也有天真烂漫的读书郎。如果我愿意，可以和他们搭一搭讪，聊一聊天气和心情。或者，什么也不问，什么也不说，只安静地看着河两边的群山，发发呆。

不用说，我也知道，家门前的那座山，像一只憨厚的龟；路边的那座山，是一条嬉戏的鱼。再往上行，我将经过一头雄狮和一头大象，经过一个又一个神奇的传说。一路上，我曾数次钻进它稠密的腹地，向它索取蘑菇、木耳、浆果……索取童年的欢乐和味道的鲜美。

我知道，就在不远处，还有更多的山更多的林地无人涉足，多少年过去，那些花，那些果，那些

一看，屋顶横梁上有一个童话般的燕子泥巢。雏燕偶尔探出小脑袋，眼睛眨呀眨的，还张开红红的小嘴巴，叽叽叫上几声。我明白了，燕子来回穿梭，是在给雏燕取食。屋里如有蚊虫光顾，燕子就会箭一般飞出来，立刻擒之。有燕子筑巢的人家一定是积善的人家，有燕子穿梭的人家一定是幸福的人家。

玉仙还端来一盘土蜂蜜请我们品尝。这是自然的馈赠——几天前，玉仙从景迈山的树洞里采回的。除了茶之外，土蜂蜜也许是傣家最好的待客美味了。

玉仙在昆明上大学，学的是财会专业。毕业后，她没有选择去大城市，而是回到景迈村，帮助阿爸打理茶事，处理账目。玉仙真是能干，不但账目做得清爽，笔笔有宗，而且还会割土蜂蜜，还会酿酒。

岩三永家有70亩茶园，制作出的茶都是上好的古树茶。在岩三永家吃茶，我才知晓，古树茶的极品是单株。所谓单株就是单株采，单株制，单株卖。讲究的是至纯至净的境界，拒绝杂乱的气息。

或许，岩三永的人生追求也是如此吧。

思。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、卢新华的《伤痕》，一篇篇散发着墨香的文学作品，进入了一所普通中学补习班的课堂，培养着我们这些复读少年的文学鉴赏力，在我心底撒下了一粒文学的种子。

人无法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偶然性变化时，多半会归结于一个词：命运。内心默认，冥冥之中，自有命运安排。然而，作为从那个特定时代走出来的人，我知道，如果不是我第一次高考5个月后，北京那场重要会议的召开，不要说我个人的命运，就连整个国家的命运，都会是完全不同的轨迹，恐怕很难再有什么“幸运”可言。

真理标准讨论之后，“拨乱反正”成了当时的热词。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，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。一些口号不提了，工作重心转移了，特别是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之后，我身边的乡亲们都像换了一个人。

我经历了第一次高考的挫折之后，第二年的考试颇为顺利。因为有父亲的钟山表，答卷时间掌握得很好，不再贸然交卷，也不担心超时。每场考试都认真阅卷答题，最后成绩当然非常理想。

我第二年参加的，不是“高考”，而是“中考”。这里的“中考”，是指中等师范学校、中等技术学校考试。

我非常理想的中考成绩，却没能如愿考上自己填写的第一志愿：甘肃某铁道学校。最后，我进了离家最近的一所师范。对此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原来，父亲私下做出了一个与我相反的选择，以离家最近为目标，替我选了那所师范学校。父亲为我做出的改变，竟然让我又一次收获了“幸运”。

就读于师范学校的两年，我几乎天天泡图书馆，猛啃各种名著，完成了基本的文学积累。那颗文学的种子开始发芽，生长。

在师范学校，教现代文学的费老师，给予了我创作上最直接的指导。我和几个志趣相投者，牵头组建了“陶然亭”文学沙龙。每周都有同学汇聚“陶然亭”，交流阅读心得，进行文本分析。终于，几年之后，我的小说处女作《故里人物三记》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发表，并获得此次全国性征文的二等奖，我荣幸地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。

其后，我迷恋有“里下河文曲星”之誉的汪曾祺先生30多年，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“汪迷”。我自己也先后创作出具有“汪氏风格”的长篇小说《香河三部曲》——《香河》《浮城》《残月》。根据《香河》改编的同名电影，已由潇湘电影集团等搬上了荧幕。最近五六年来，一个以汪曾祺为灵魂人物的“里下河文学流派”正崛起于中国文坛。

四十年如白驹过隙。当年的落榜少年，转眼年逾半百矣。我现在心里头常想的是，但愿能将一人之幸运，变为一个地区文学之幸运，让“里下河文学流派”这杆大旗在中国文坛上高高飘扬，让更多的文学新生力量在这杆大旗下茁壮成长。

红的黄的叶，只美给虫蚁和鸟兽看。但是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我希望那些白鹇鸟没有飞来，我只知道它们高脚长颈、白背黑腹，在远古的传说中扇动翅膀。有很多年，它们在那个名叫白鹇坑的村庄里啄食嬉戏，飞过青山，飞过田野，飞过修河。我的祖先，就在白鹇鸟扑啦啦的飞翔之声陪伴下，日复一日，在那个村庄里采茶、耕种，或从渡口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山里和山外的世界。俗话说：“龟鱼狮象锁水口，不出天子出王侯。”后来，此地的王者之气被朝廷发觉，请风水先生破之。从此，白鹇鸟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，飞进了那个永远的传说里。

再后来，摇橹的人慢慢老去，老得再也摇不动那一艘小船。从白鹇坑往庙岭的水泥路通车了，一些宣示着力量和速度的机动船也停靠在渡口的两端。一种新的生活正在开始，一些人像白鹇鸟一样越飞越远，飞出白鹇坑，飞过修水县城，飞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
此刻，只有我还站在白鹇坑渡口，痴痴地望着水中悠闲摇曳的水草，还有乌桕树悄然落下的一片黄叶。我看到修河平阔的水面，和天空一样开明清朗。我知道山的那边，还有一个名叫白鹇坑的村庄，还有我的故乡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安稳和自在。

河堤边，一只放空的弧形小舟依然安静地漂在水面上，仿佛还在等我，仿佛它一直站在这里。如果我不来，它会从初冬，一直等到下一个春天。

茶里有生活趣味，也有人生况味。

岩三永今年已经60岁，古铜色的皮肤闪着亮光。他说，他把制茶的手艺都传给女儿了。而他要做的就是保护好景迈茶山，保护好那些古茶树。

因为，茶是茶人的一切。

（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）

### ◎现场

## 行愿

□熊 莺

——

去九寨沟，仿佛人人都有所愿。

去年8月8日，四川阿坝九寨沟县遭遇7.0级地震，震中距离九寨沟核心景区仅5公里。景区被迫关闭。九寨沟县由漳扎、保华、勿角等15个乡镇组成，景区位于漳扎镇。震后，与漳扎镇相邻的九寨沟人，掸去衫上尘土，开始拾掇坝子，打扫扬尘，将屋子里那些封存的民间乐器——三弦琵琶、瓷碟、碰铃、锣鼓、喇叭，一一擦拭，将古老的木制图腾面具，狮、虎、牛、熊、龙、麒麟、豹、蛇等，还有熊猫，一一“请”出来。

九寨沟的另一扇大门，为世人徐徐启开。

九寨沟县旧名南坪县，濒临失传的“南坪小调”，他们唱了起来。流传于此的这种民间曲子，昔日劳作之余，皓月当空，庭前树下，火边塘旁，他们弹琵琶敲瓷碟打碰铃，自娱自乐，今日，他们于自家农舍前，怡然弹唱给客人听。

有着800年历史的祭祀舞蹈——绉舞，用到狮、虎、牛、熊等十余种图腾面具，每一种图腾，有一名舞者，有一支舞。过去，每年大年初三开始，男子们头戴各色面具，着古装，于锣鼓喇叭声中，亦歌亦舞，敬山神，敬水神，敬天地万物。如今，他们牵过客人们的手，一起舞蹈。

相传妖魔鬼怪惧怕“熊神”。昔日，每年新春，田间地头，村人头戴熊猫面具，走百兽步，手拿木棍长矛，于锣鼓声中跳跃前行，以驱邪。如今，这种舞蹈更像一场沟里人迎客的开张锣鼓。

那日，九寨沟县的勿角乡，绉舞的欢声，让一旁“神树”上的满树祈愿红条，兀自飞舞。村中最年长的一株“神树”，树龄已有2000多岁。于罗衣乡，我们观熊猫舞。于保华乡一户农舍，我们听南坪小调。93岁高龄的陈爷爷坐在人群中的第二排敲瓷碟，他比所有人都敲得娴熟开心。当地人讲，这里的老人如叶落般辞世，可惜“贝宫调”，如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《老舍挑袍》等，已无法听到。

而在保华乡的那座山中，我们看到了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截然不同的景象。世上海拔最高的高尔夫球场，云影于天之涯、平整无际的草坪上缓缓行走。一旁，一座新建的六星级酒店，矗立如梦。

二

准备行李时，我将母亲的一张照片夹于书中。母亲生前没有去过九寨沟，我要携母同行。

这些山色，十余年前，我曾见过，采访金庸老先生的缘故。那日，金先生本已睡下，得知邵逸夫先生也宿于此，金先生起身更衣，挂一支手杖，立于邵先生门前叩门。

景区景点分布如一个“Y”字，一条路通往原始森林，观镜海、珍珠滩瀑布、五花海、熊猫海、箭竹海瀑布、箭竹海；另一条路通长海，赏火花海、诺日朗瀑布、上下季节海、五彩池等。那年随金先生乘车去了哪里，已不记得，观景台上，山岚满目，人在云雾间。那时我们所住的九寨天堂，据说去年地震中也有损失。

今天的九寨沟景区，半日开放，上午限量接待观光客，下午封闭施工。景区前入口处，隔离游人的栏杆，阙寂伫立，景区内的公路，单边放行。路肩上，堆着从地下挖出的泥土。车与车相错，司机们远远扬手避让。

此一行，我们被安排走长海一线。去年地震，山体垮塌，据说好些公路直接滑入池中。于是沿线所见，正在修复中的火花海，池底露出钙化后的一些寂静山石。同在修复中的诺日朗瀑布，一处断流后的山体，泪痕似的一道。长海依旧美，五彩池依旧美，山色依旧美。

1970年，中科院成都分院生物所的印开蒲先生赴南坪县考察，偶入九寨沟，抵达卧龙海一带时，犹入仙境。“我感到窒息和震惊，我看见沉没在水中的钙化长堤和树木，甚至产生幻觉，心想，水里会不会真有恐龙和湖怪出现”，“古地质时代，这里曾一派汪洋……”他不止一次讲。

所有九寨沟的美，我能不能理解为，它不过是一次次地壳运动，山崩地裂之后，山河大地的一处处“伤痕”，抑或，“尸骨”“坟茔”。

所有的死都不是真正的亡。包括人类。去年地震沟里新诞生一个景点，双龙海瀑布。作家们于瀑布前留影，我于一隅，取出母亲的照片放在身旁，如同梦中她与我并排而坐，去旅行。我翻开手中医药，为母亲默默持诵《行愿品》……

### 三

从九寨沟回来，是不是急于与人分享？那日老师把电脑转过来，我拍到的，他说。

一株黄花杓（shāo）兰。嫩芽样，轻轻地，透明着。蹒跚学步小鸭的黄，刚出清水的仔菱芽的黄。椭圆形的花瓣，孩子似的背过小手，又如小鸟临渊饮水时向身后振起翅膀。“鸟嘴”下，深潭一般，一只圆鼓鼓花囊。

黄花杓兰，约100年前，英国人亨利·威尔逊跋山涉水来到中国，为了这一株，他夜宿过用页岩石片垒成的客棧。客棧没有门，没有窗，没有烟囱，木板的屋顶用石头压紧。他在《中国——园林之母》中记述，“即使是正午，也要用蜡烛照明”。最让这位植物学家难以忍耐的是，众多的蚊子、跳蚤、虱子、臭虫，按季节出现。

此兰，不事人间繁华，匿身于海拔1800米至3450米之间的林缘、灌木丛、草地，那些多石湿润之地。威尔逊当年于九寨沟比邻的今黄龙景区拍到了它。在另外一本书《威尔逊在阿坝》中，我看到了这株来自中国的娇柔的兰，郁郁葱葱的盆栽。那是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培育的黄龙黄花杓兰。1899年至1911年的十余年间，威尔逊四度来华，三人此山，他将中国的1000多种植物引种到了美国和欧洲的花园，其中一种，名黄花杓兰。

陪同此行采风团团长阿来老师的一位九寨沟文友说，此兰是最后一天，老师于九寨沟的另一处景点——神仙池，终于找到的。

村庄的愿望、村里老人们的愿望、九寨沟县的愿望（发展“全域旅游”）、一位天堂母亲的愿望、百年前一位外国人的愿望、一位高山植物学者和大作家的愿望，汇“愿”于此。或许，九寨沟所在的山川大地——青藏高原东麓的川西北高原，亘古以来，就是一座“神山”。